



死亡隧道

死亡隧道

安德斯和爱玛是一所高级学校的学生 在长期的学习与生活中 由于共同的爱好及学习上的需要 使他俩慢慢地走在了一起，成为同学心目中最好、也是最让人羡慕的一对。为了能在学习和生活等各方面得到更好的照顾 他俩在离学校不远处租了一套房子住了下来。

住下来没几天 他们就听到了房主及邻居谈论关于附近隧道的事 听起来特别吓人。因此 在安德斯心中 无缘无故倒多了一些顾虑 因为从学校到他们住的地方 必须通过那条隧道 而这条隧道 相传曾经在这儿死了不少人 每到晚上 就有好多恶鬼在那儿哀嚎 白天就很阴森 更不用提晚上 了 因此 夜幕降临后 没有人敢从隧道里走过。

他的女朋友爱玛是一个胆子特别小的女孩 就连碰到个小老鼠都能吓得大喊大叫几声。

这天正值爱玛的生日，同学们都聚在他们租住的小屋

里为她庆祝 21 岁的生日，气氛特别的好，整个屋子充满了欢天喜地的笑声，场面热闹非凡。

今天的主人——爱玛，更不用提有多高兴了。只见她清秀的脸庞挂满了满意的笑容，在同学们当中来回的穿梭着，给他们切分生日蛋糕，倾听着别人对她的祝福。她兴奋地蹦了起来，一下子拥住了平日里最要好的几个伙伴，幸福的表情洋溢在脸上，给人一种特别舒畅的感觉。

也许年轻人都偏于贪玩，从一开始他们就知道爱玛的弱点，于是商量着如何吓唬她，以求开心。

正当爱玛沉浸于幸福之中的时候，一个软乎乎的小东西顺着她的腿滑落了下来，她举起的酒杯起先停在空中，随着一声凄厉的惨叫，只听“咔嚓”一声，杯子摔落在地。爱玛那双恐惧的眼睛瞪得溜圆，脸色吓得惨白，那些正等待看热闹的同学都不约而同的惊叫了一声，静静的看着完全被吓坏了的爱玛，心中不由得升起一股内疚感。

在这之前，他们从来没想到过会有这样的后果，只知道爱玛胆子小，可是从没领略过她的胆子小到什么程度，今天一见，果不其然，这要是吓出点事来，该怎么办呢？他们都被爱玛的叫声怔住了，愣愣地站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

在场的同学都长出了一口气，同时把目光转向了安德斯，这时也许只有他才能让她受惊吓的心得到些许安慰，安德斯也明白，他缓缓地走过去，抚了抚爱玛的秀发，露出了她

苍白的脸蛋。

惊恐过度的爱玛像看到救星一样，看着安德斯向她走来，再也控制不住心中的伤感，“哇”一声哭了，哭的很伤心、很委屈。

看着爱玛痛哭的样子，安德斯心里隐隐作痛，平时他极力保护爱玛，生怕她受一点伤害，哪怕手上划一小点的伤口，他都会为她擦上药膏，为她洗衣服、做饭，可现在，他真的没想到，事情会糟到这种地步，未免玩笑开大了吧。

他环顾了一下同学们，沉重地说道：“很抱歉，我也不希望出现这样的场面，大家以后注意点，别再跟她开这种玩笑了，如何？你们看她这样，确实吓得不轻啊！”

大伙默默地点点头，他们嘱咐安德斯好好照顾爱玛，然后都知趣的走开了。

安德斯目送着他们走出去之后，轻轻地拥爱玛于怀，温柔地说：“别怕，只不过是一只老鼠而已，没什么，有我在，你会没事的，放心吧，亲爱的！”

“我怕……”爱玛带着颤抖的语气说着，心中的恐惧并没有因为安德斯的关怀而减少一些，随即将发颤的身子往安德斯怀中靠拢了一些，瘦弱的身体蜷缩成一团，像一只受惊吓的小猫躲在一个没人发现的角落里，谁看了都会产生怜悯之心。

“别怕，我会陪着你的！”安德斯诚恳的表情分明在告诉

爱玛，他永远都是她的保护神。看了爱玛一会儿，他感觉爱玛的身子还在发抖，于是又接着说：“相信我，你会很安全的！”

“好吧！爱玛勉强地点点头，那你保证以后别再让我受惊吓了，我真的很害怕哟！你知道我胆子小，还允许他们来吓唬我！”可爱的脸蛋上还留着些许的苍白。

“抱歉！我也不想这样，刚才他们所做的我一点都不知情，真是这样的！”安德斯疼爱地拍了拍她的肩膀，以示安慰，爱玛似乎明白了他的意思，勉强地笑了笑。

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也许时间冲淡了那些不值得回忆的事吧，爱玛渐渐的忘记了这一切，他俩快快乐乐的过着日子。白天上学，晚上放学后一起回住的地方，一起走过那条在当地被人们称为的“死亡隧道”。爱玛并没有害怕，他俩手挽着手，肩并着肩，有安德斯在她身边，她根本不会感到害怕。

虽然爱玛是一个胆子特别小的女孩，可是她在生活上很独立，她可不愿因为她是安德斯的女朋友，而由安德斯在某些方面限制她的自由。她愿做的事，谁也不会阻拦住她的，她那倔强的性格一旦爆发，谁也不会想到她就是那个胆小如鼠的爱玛。

马上就要毕业了，为了适应毕业后所面临的就业问题，爱玛决定找一个单位先实习一下，锻炼一下自己的工作能

力。她知道安德斯一定会反对她这样做，于是她背着他找到了一个电台，经过面试后，领导特别满意她的条件，录用了她。爱玛很高兴她第一次的成功，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安德斯。

谁知安德斯听后不但不高兴，反而大发雷霆，坚决不同意爱玛的决定，他认为这样太危险了。去电台工作是在晚上直到 11 点钟才下班 而且要经过那条令人恐怖的隧道 她一个人而且胆子那么小，即使是一个身强力壮的男子，在夜幕降临后也不敢进入那条隧道，更何况是一个弱女子。

安德斯心中烦恼极了，他没想到爱玛会背着他去找工作 凭他的经济能力 无论是多少年 他都可以养活她 让她过上好日子的。

“这件事关系太大了 你怎么事先不告诉我？”安德斯质问道。

“告诉你干什么 让你反对我 是不是？”她毫不示弱地说道。

“你知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问题 要是真去上班 每天晚上都得经过那条隧道，那里面会很危险的，我并不是反对你去工作 而是担心你会出什么事 不明白？”安德斯极力想解释清楚他反对的目的，可是眼前的爱玛根本不理解他的一片苦心，她把他的好心误解了，以为安德斯只是想阻止她出去闯荡，一副丝毫不领情的样子 安德斯看着爱玛 长长地叹

了一口气。

“行了 安德斯 给我一点自由 好不好 我真的不希望成为你的附属品 我有我的生活方式 你就不要再阻拦我了 没用的。再说我去上班，有什么不好的？”爱玛理直气壮地说着。

“什么勤工俭学 凭我的经济实力 你完全可以不用去冒这个险 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想没想过这样做的后果？”安德斯把想说的话全说尽了，还是阻拦无效，最后索性吓唬起爱玛来。

“我才不相信什么鬼怪之类的东西，别拿这个来当抵挡牌 我不吃这套。”爱玛气愤地说。

“好吧 既然你已经决定了 那我只能同意了。不过 晚上回家一定要小心，知道吗？”安德斯看着一脸倔强的爱玛，他也意识到这时他说什么都没用，于是勉强答应了她。

“哦 你真可爱！”爱玛像一个刚从鸟笼逃出来的小鸟一样 快活得蹦了起来 扑过去抱住了安德斯。

“行了 别闹！”安德斯心中还是烦躁不安 他不知道爱玛这次的决定是对与否。

“嗯 还生我气啊！”爱玛撒娇似的说道。

“不都是为你好。”安德斯满脸的愁容并没有隐退 慢慢的抬起头望向窗外，语气中带着关切同时也带着无奈。

争吵声停止了，可是安德斯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的，他不

知道以后这件事将会带来什么后果，他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就这样过了几天，该到爱玛上班的时候了，爱玛提前准备好上班带的东西告诉安德斯别等她早点休息说完就走了。

安德斯目送着爱玛走出去的背影，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这时说什么也没用了，说多了只会增加爱玛的误解，“唉！”他无奈地叹口气茫然的嘱咐道：“路上小心！”

“知道了。”门外传来了爱玛清脆的应答声安德斯无奈地摇摇头真不知该怎么办。

爱玛专心地干着她的第一份工作，初次上班的感觉对她来说是那么的美好她很投入很专注给人一种特别敬业的精神观众听着她流利的语言动听的声音似有一种很舒畅的感觉热线不断她忙得不可开交。即使这样她心里也很快乐。

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已到下班的时候了，她收拾了一下办公桌匆匆忙忙走了出去。

路上行人相当少，几乎看不到别的人走动了。望着漆黑一团的周围没有路灯的照明她心里特别害怕寥寥无几的星星疲惫地泛着微弱的光月亮躲在乌云的背后隐隐地就是不肯露面。看着这一切她真有点胆怯。

她不由得加快了脚步，心咚咚跳个不停，也许她是想镇定一下紧张的情绪吧她长长地舒了口气勉强地笑了笑真是自己吓唬自己，哪有什么鬼可言啦？她自我安慰着，可心

里还是忐忑不安。

很快，她就看到了前面的那条隧道，不由得打了个激灵，浑身发冷 头皮发麻 这时她很快就想到了安德斯 要是他在身边该多好啊！

眼看着隧道就在眼前，该怎么办呢？望了一下四周，漆黑一团，一个人也没有，看来她只能自己过去了。

进入隧道，里面黑糊糊的，虽然墙壁上有几盏灯还泛着微弱的光，可是隧道很长，无力的光线不足以照亮这条漆黑的隧道，她诅咒着这该死的灯光，为什么这么暗呢？

她恐慌的向前走着，边走边向后面看，总感觉有个人在她的身后，自己的影子在灯光的照耀下一晃一晃的，似长似短 好似一个幽魂在后面跟着她 她猛然一颤 退了几步 心想，还是不要让影子之类的东西出现在她的面前比较好。

她不自觉的把拿着的东西抱在了胸前，紧紧的，脚步不由得迈向贴近墙壁光线射不到的地方 然而 事实证明 她的想法是错的。无论她走到哪儿，那影子总会时不时的出现在她的身后 而且映得很长、很长 甚至有时还会扭曲。

“哈哈……”不知从哪传来了一阵疯狂的笑声 余音回荡在深深的隧道中，阴森森的，给人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啊……”爱玛禁不住大叫一声 同时整个身体重重地向墙壁靠拢过去，幸亏有墙的扶撑，否则她一定会栽倒在地。叫喊声划破了这儿的宁静。

可是过了不到一分钟 这儿的空气又凝固了 寂静 死一般的寂静。她甚至连脚步都不敢再挪动一下 生怕一有动静会引出什么鬼怪来 她屏住呼吸 紧紧地靠在墙上 小心翼翼的观察着周围的一切。此时她的心缩成了一团 强烈的跳动着 她完全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 慢慢地 心脏跳得更厉害了。

大概过了两三分钟 她观察了一下四周 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现象 她才慢慢地松了口气 心中默默地祈祷着 希望上帝能保佑她 千万不要有什么意外的事情发生。

她继续向前走去 也许是刚才惊吓过度所致吧 她觉得此时的灯光比刚才更暗了 似乎在做着最后的垂死挣扎 微黄的灯光照在她的周围 并照不到整个隧道 在她身前身后的隧道口留下黑乎乎的一片。

她再没有勇气向那儿看了，好像那里面暗藏着好多恶魔 还有许多鬼魂在游荡 生怕一看就会招惹他们 说不准什么时候会蹦出来 跳到她的面前 披头散发 睁着血红的双眼 张着大嘴 露着一对尖尖的长牙 伸着长长的舌头 恶狠狠地向她扑来。

脑子乱糟糟的 越想越害怕 不敢再胡思乱想了 要不然会崩溃的。

她感觉拿东西的手发烫 胳膊发麻 但她也不敢动一下，万一东西掉下去怎么办 她又不想去捡 就这样麻木的向前

挪动着 步子很沉，一深一浅 发出了很大的响动。

紧贴着墙壁 在她的心里 也许这样能比较安全点 最起码能看到身前身后发生的事情，可能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人的思维能力都比较低下的缘故吧。

正当她一步步走向黑糊糊的前方时，突然，一个人影出现在她的视线中，她不禁高兴了起来，在这种情况下能碰到一个人，该是多么好的事啊！她心里想着，便不怎么害怕了，加快了脚步 没用多久 她已经到了那个人的身后。

她并没有和那人搭话，只是尾随其后，可奇怪的是那人好像没看见她一样，一直没有回头，慢悠悠的在她前面晃动着身子。她想快走却没法迈过去，心里不悦地想，竟然有这种人 深更半夜的 没事跑到这儿来“游荡”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一想到这儿 她就想笑 竟然“扑哧”笑出了声 就在这时 只见那人猛然转过身。

“啊！”她惊恐地叫了起来 心想 这是什么样的脸啊 也许是光线太暗 也许本来的面目就黑 他的脸很黑 那黝黑的脸庞上一点表情也没有，冷漠得要死，此时正恶狠狠地瞪着她。

此人个头很高，要看清他的真面目，要得仰着头才能看清 真凶啊 她心里想着 干嘛这么凶 她想着就回敬了那人一个眼神 这一看不要紧 可把她吓坏了，一双凶神恶煞的眼

睛瞪得更大了 溜圆溜圆的 她不能再看下去了 要是再坚持一秒钟，她都会被这种眼神吓疯的。

她绕过去想逃走，可当她接近那人的时候，一只手伸出来拦住了她。“天哪！”这又是什么样的手啊 比脸还黑 在微弱的灯光下显得更加的可怕了，尖尖的指甲，干皱皱的皮肤，胜似一个干枯的魔爪。她惊叫着想逃过他的手，谁知那手一下抓住了她的胳膊 捏得紧紧的 她疼得叫出了声 恐惧地望着眼前这个人，不知道他有什么企图。

看着爱玛这种表情，那人竟然笑了，只听他不紧不慢的说：“不用紧张 陪你走一程 如何？”声音特别沙哑。

爱玛看着面前这个人，心中有说不出的感觉，可是现在除了他们俩人以外，再没有任何人了，怎么办呢？她心里思索着 为难地嘀咕着：“噢 我马上到家了 谢谢你！”说完她就想跑 谁知腿就像被钉在那儿一样 想挪动一步都很困难 这时的她心里乱糟糟的 根本理不出头绪来 回头一想 既然如此 那只好顺其自然了。

“好吧。”她勉强的说了句 跟在那人的后面朝洞口走去，她觉得走了好久，还是没有到达那条隧道口，这该死的隧道怎么这么长啊！她心里诅咒着。

就这样一前一后的走着，爱玛完全像一个小偷，尾随在人家的身后，速度也随之加快或减慢，他们的影子前后晃动着，一高一矮 要不是在这样一个恐怖的夜晚 爱玛一定会觉

得好笑呢。

大概走了将近半个小时，隧道口就在眼前，那人停住了脚步，回过头来对爱玛说：“谢谢你陪我，有没有火借我一下？”

爱玛惊讶地抬起头，心想：他怎么知道我带火呢？唉，不想那么多了。为了逃脱他的纠缠，爱玛毫不犹豫地拿出火机，迅速地递给了他。之后，她就急速地跑开了。

回到家，爱玛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她冲进屋，把安德斯吓一大跳，呆呆地望着爱玛，过了很久才缓过神来。“怎么了，爱玛，出什么事了？”他急切地追问着，爱玛却瘫坐在床上发愣，不知如何对安德斯说。过了一会，她才把刚才遇到的事情告诉了安德斯，安德斯听后一阵沉默。

“怎么，他陪你走了一程，还向你借火机，那你看清他长的什么样？”安德斯急切地问道。

“是的，是这样的，可是我没有看清他的样子，只看见他的脸和手都特别的黑，除此之外，就什么也没有了。”爱玛紧张地说着，还不住地往门口看，似乎还在提防着什么。

“哦，不要紧，等明天晚上我去接你，看看他到底是什么人。如果我不在道口，你就多等我一会儿，记住没有！”安德斯提醒着爱玛。

“知道了，不过，你一定要去接我，否则我会被他吓疯的。”爱玛带着恐惧的口吻说道。

安德斯看到她这个样子，甚是可怜，走过去安慰了一番，慢慢地爱玛才松了一口气之后两人就休息了。

第二天正好是星期日，由于单位有点事，爱玛起个大早就走了，安德斯呆在家里休息。突然电话响了，对方急速的说着什么，只见安德斯眉头紧锁，满脸愁容，原来是他的父亲病了，正在医院抢救。放下电话，他收拾了一下，快速地走出了房门。

他心急如焚，不知道医院中的父亲现在怎么样了，刚才电话中说情况不大好，会不会有生命危险呢？他思索着这些，头脑一片混乱，匆匆忙忙赶到医院，冲进病房，看到父亲苍白瘦弱的身体，他心痛极了。这些年来，他为了求学奔波在外，父亲为了这个家而忙碌着。如今父亲病倒了，他也不能尽点孝心，惭愧之心难以言表。

他们一家人在外面焦急地等着，过了将近半小时，医生出来告诉他们，病人没什么大的危险，需要长时间的休养，最好别让他受太大的刺激。听完医生的话后，安德斯一颗揪紧的心总算平息了下来，但是还得坚持住院，等安置好一切后，他感觉很累，只想休息一会儿。

突然，他的脑海中闪过了爱玛今天出门时对她说的话“别忘了去接我”坏了，把接爱玛的事全给忘了，怎么办，他拿出手机给爱玛打了个电话，告诉她晚上别回去住了，谁知爱玛说她已经往住的地方走呢！这下可把他急坏了，事情比

他想象的还糟。

他来不及多想 快速的跑出医院 一路狂奔 当他气喘吁吁地跑到家时 爱玛已经睡着了 背对着门。

他蹑手蹑脚的走过去，生怕吵醒她，就在他贴着床边坐下来 正想往上拉被子给她盖好的时候“啊……”他发出一声惊叫，心里不由得哆嗦了一下。

“上帝！”床上躺着的人哪是什么爱玛啊 分明是一个中年妇女，从她的脸庞隐约能看到一点爱玛的影子，可是爱玛毕竟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小女孩，而现在呢？满脸的皱纹，皮肤显得很干燥。他心里隐隐作痛，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从心底发出一声凄惨的叫声。

他痛楚地看着爱玛那明显衰老的脸，心中有股说不出的滋味 难道……

这时的爱玛显然被他的响动惊醒了，翻了一下身，嘴里不知嘀咕着什么，他侧着耳朵听了一会儿，似乎又没有什么，只听清了一个字“火” 安德斯怀疑肯定是晚上过隧道时那人向她借火的缘故吧。

他恐惧地站起来，离开床边，不想再看爱玛那苍老好多的脸，曾经有多少次他爱抚过的脸庞，此时好像已经不复存在了。如今的爱玛，跟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的脸没有什么区别 他不忍心去伤害她 无奈地、紧紧地盯着爱玛 伤痛的心像刀割一样绞痛着，难道他将永远失去可爱的爱玛吗？不，

这不可能，上帝会保佑我们的！他从心底发出了疯狂地喊叫。

“嗯……你回来了。”爱玛含糊的话语把正在发愣的安德斯吓了一跳，他慌忙回过头，奇怪，跟他说话的分明是爱玛啊！刚才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他莫名其妙，是不是今天太累所引起的幻觉呢？拍了拍脑袋，还能感觉到疼痛，看来并不是什么幻觉，自己现在还很清醒。

正当这时爱玛的一句问话唤醒了他，他急忙应付道：“哦……我打完电话就跑回来了，都怪我，爸爸住院，忙了一整天，把你的事全忘了，早点给你打电话就好了，对不起！”安德斯自责地说道。

“没什么，那人还是像上次一样陪我走了一程，然后向我借火，之后我就跑了出来，不知为什么我总会碰到他，我还庆幸有他给我做伴呢！”爱玛像是自言自语，又似乎很高兴的样子，安德斯看着这些，不知说什么好，无奈地点点头。

“好了，以后你下班我去接你，不会再有这样的事发生了，不过，你最好自己小心点！”他警惕地说道。爱玛看着他一脸的严肃，就没再说什么。

这一夜，安德斯并没睡着，满脑子都是爱玛那苍老的脸，千思万想，怎么也理不出头绪来。他怎么也不敢想像把爱玛和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联系在一起。天啊！希望你别跟我